

兰晓龙 著

我的团长

SOLDIERS AND THEIR

别人把他们当炮灰
他们视自己为军人

我的团

COMMANDER

士兵突击原班人马重磅出击
2009年天价电视剧首播为悼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我的团长 我的团

SOLDIERS AND
THEIR COMMANDER



兰晓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团长我的团. 上 / 兰晓龙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225-481-7

I. 我… II. 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4677号

我的团长我的团 (上部)

兰晓龙 著

责任编辑: 于 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750×1040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481-7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我有眼泪给别人，但不愿
为自己痛哭；我没有使自己
适合于这世界，也没有美丽的
自辟的国土，就只好永远

渴望：为希望而生；在希望里
死去，终于承认了不知道
生命；接受了它又挥霍掉，
只是历史的工具，长路上的

一粒沙，所以拼命摆脱
那黑影，而他们因此讥笑我；
这就选择了寂寞，热闹的寂寞，

用笑声骗自己，漂浮在庸俗
生活的涡流里，而渐渐，我就说，
我是个庸俗主义者，无心痛哭。

——杜运燮《赠友》

第一章

在长江之南的某个小平原上，我抖抖索索地划拉着一盒火柴，但总是因无力而过度用力，结果不仅弄断了火柴梗子，还让满盒的火柴撒了一地。我只好又从脚下去捡那一地的火柴梗。

我无力又猛力地划着火柴，这次我让整个空火柴盒从手上弹出去了。于是我再用抢命般的速度抢回地上那个火柴盒。

“烦啦你个驴日的！连根火柴也日不着啊？！”

我想起了我屡被冒犯的官威。我一手火柴，一手火柴盒，愠怒地盯着那个发话的对象——二排四班的马驴儿，河北乡下佬，怒目金刚，倒抡着他那条离腰折已经差不远的汉阳造，我现在不想说他要砸谁。

“我是你们的连长！”我维护我随着火柴梗子掉了一地的官威。这种抗议有点儿文不对题，并且立刻被反驳回来——“副的！正的正烧着呢！”

我是文化人，我认为这种辩论有点儿无聊。我经常认为别人很无聊，而我自己更无聊——我又开始跟火柴较劲儿。

马驴儿在不管我之前又嚷嚷了一句，“你不会跟连长借个火啊？——哇呀呀，驴日的！”

后边那一句是对他要砸的对象喊的，很京剧腔。喊过去之后，马驴儿就抡圆了他那条打光子弹当锹抡的汉阳造扑过去了，现在我可以说他要砸什么啦，哈哈——一辆日本九七式中中型坦克，辗转着，原地转向着，咆哮着，炮塔转动着，与主炮同轴的同步机枪轰鸣着，像是冲进蚂蚁群中的庞大甲虫。与其说它是困兽

犹斗不如说是在玩耍，因为像蚂蚁一样附着在它身上的中国兵实在是太不得要领，拿铲子砍的、拿锹棍撬的、拿手榴弹敲打舱盖以为里边会打开的、对着装甲开枪崩到自己的、跳脚大骂的都有。我跪在火海和坦克之间，脚下放着一个土造的燃烧瓶。连长在我身边燃烧。因为我连马虎潦草的抵挡，阵地已经被日军炮兵化为一片焦土，几乎所有死人都在燃烧着。我拿着火柴和火柴盒，似乎要划火柴，又似乎是在思考，而实际上只是最简单的三个字：吓傻了。

马驴儿成功地用枪托在装甲车车体上制造出一声巨大的响动，代价是枪托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这是个锲而不舍的人，他发现车头有个缝隙，就猫了腰低了头去看，其情状酷似从门缝里窥视。

那是航向机枪的射击孔。在突发的轰鸣声中他安静而飘逸地飞出去了。

这实在是让我看得发怔，但我身上有这种素质——即使在上吊的时候也不忘打击一下别人，我扯嗓子为他送行，“白痴！最后一次！”但我还记得马驴儿的提示，我看着手上的火柴盒，扔了它，看着手上的火柴，扔了它，我抓起燃烧瓶，爬向离我最近也烧得最炽烈的那个——实际上它已经完完全全是一团火焰。真是的，我为什么要跟一盒发了潮的火柴较劲儿？

“连长，借个火。”

连长没发表意见，我借了火，借火的时候肚子里发出饥肠辘辘的轰鸣。我吸了吸鼻子，因我在焦香中所起的生理反应而觉得罪过。此时我听见来自身后的机枪连射，夹着主炮发射的轰鸣，这与方才日军坦克的点射迥异。我拿着已经点燃的燃烧瓶回身。

坦克上已经没有附着的人类了，它在尸骸中进行一个小半径的转向，刚发射过的主炮炮塔对着我。不知属于谁的半截枪杆自半空落下，砸掉了我的茫然。三八式的子弹自侧后方射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好容易被我们和坦克分隔开的日军小队正拉了个散兵线，慢慢往这边走来。

我拉开了架势，扬起燃烧瓶，开始冲刺。那辆近在咫尺的九七式坦克现在看起来真是庞大无比，它的炮口正对着我，像只毒眼。三八式步枪又响了一次，是个排枪，燃烧瓶从我手上落下，我摔倒。

坦克以一种人散步时的速度漫不经心地离开，日军小队虽仍拉着散兵线，却也和散步一样漫不经心，其中一个日本兵经过我身边时，用刺刀捅进我的大腿，绞动了一下。

我死了，我就不动。

他们走了，消失于焦灼的地平线上，既然焦土上已经没有站立的中国人了。

整个阵地都在烧着。白磷和汽油在燃烧，武器和弹药在燃烧，尸体在燃烧，连泥土和弹坑都在燃烧，而我睁开眼时，只看见在我身边燃烧的那个燃烧瓶。它

已经碎了，燃液在土地上流淌，流过我身边，把我没能划燃的火柴一根根点燃。我呆呆地看着那些在火海中依次蓬然亮起的小小火光，它们不属于我，从来就没属于过。

永远是这样。一群你看不上，也看不上你的粗人一再挫折你的希望，最后他们和你的希望一起成为泡影流沙。在经历四年败战和几千公里的溃退之后，我的连队终于全军覆没。

我叫孟烦了，二十四岁，今国军某支所谓新编师之一员，中尉副连长。家父大概是烦恼很多的样子，以致要用我的名字把烦恼了却。烦恼从不了却，倒连累我从小心事重，心事多，而且像刚才死的那些大老粗们，总是“烦啦，烦啦”地叫着，有的是不认字，有的是图省事。

现在他们都死啦，人要往好处看，我想我终于摆脱了“烦啦”这该死的名字。

一个多月后，我走在滇边一个叫禅达的小镇上，忽然听得一个山西佬在我身后鬼叫：“——烦啦！——烦啦！”

我站住，因为没能摆脱“烦啦”这个该死的名字而受惊、失望到狰狞。为了表示抗议我缓慢地顾盼，其实我知道叫我的人是谁。我现在给人一种迟钝和呆滞的假象，其实我是这时代为数不多的反应奇快甚至过快的人类之一。

我站在巷口，禅达的这整条巷子现在已被划为军事区，吓人名目下其实就是个溃兵集中地。溃散的各路诸侯被集中于此以免对地方上造成困扰。巷口草率筑就的沙袋工事和工事后的几个哨兵形同虚设，最多表示我们仍算是军人。我仍穿着装死时穿的那身衣服，这也是我唯一的衣服，它更加脏污和残破；我手上玩着一盒火柴，但已经不是我扔在逃生之地的那盒。

叫我的人自身后重拍我的肩膀。山西佬康丫的军装扣子已经全部掉光了，以致始终得腾出一只手掩着衣衫下摆，这是为了身份而非风化——一个兵也就敞着算啦，但康丫是准尉，他是官儿。

康丫，有着还算清晰的外表和绝对粗糙的心灵，生活对他来说是理应心不在焉对待的东西，在这样的世界里他的甘为弱智是一种自保。他最大的特点是无论何时何地，永远在问任何人要任何东西，要不到无所谓，要到了便当喜财。他甚至上茅坑都不带厕纸，宁可蹲在那儿找人要，他总是厚颜无耻地在这样做，因为他心里模糊地明白：生活不会让他这样的人占到更大便宜。

康丫说什么，是我们睡着了也能猜到的，“有吃的没？”

我白眼向人，望了一望，慢慢把康丫的肘子抬到嘴边张口，康丫败不馁地拿开，“有烟的没？”

我开始摸身上，在康丫的期待中掏给了他一根火柴。康丫毫不在意地接过来开始掏耳朵，“有扣子的没？”

这是康丫的绝活儿，他会一直要下去，要到你不得不用什么来打发他。我只好看了下我衣服上所剩无几的扣子，康丫明白这算是默许，伸手拽走了一颗。同时，他发现沙袋后的哨兵扔下了一个烟头，足足半根！他在那烟头刚落地时就打算捡起来了，但扔烟头的很不给面子，在他手指碰到前就一脚踩灭了。

我不吸烟，没有康丫的那种欲求，所以我看着。一个军装工整补给齐全的编制内士兵和一个无兵无枪无弹只有一颗扣子的溃兵排长，像雕像一样一挺一躬地对峙着，相当有趣。康丫很快觉得不那么有趣了，因为哨兵拉了下枪栓，我们清晰地听到子弹上膛，于是雕像们活了，康丫不屈不挠地捡起了烟头，并且聪明地转向了我，“有火的没？”

我手上就捏着一盒火柴，我犹豫了一下，康丫立刻拿走了它，可那玩意儿的磷面都快被我玩儿没了，也快被我的汗手浸透了，根本划不燃。康丫徒劳地划几次后放弃了，扔掉了我的火柴，“你的火柴从来划不着。——有针线的没？”

我立刻捡起了火柴，有点儿像瘸子捡回自己的拐杖。我们早已不会为不被理解而愤怒了，所以我平实地回答他：“郝兽医有。”

“兽医死哪儿啦？”

我悻悻地打击他，“在问有吃的没。”

康丫对这种打击基本是免疫的，他提议，“一起去？”

反正今晨的逡巡除了个并无兴趣的烟头之外，并无其他发现，那就一起去。

我和康丫回身，进入收容站的大门，或者更该说被封闭的这整条陋巷的巷口。巷子很深，凋零破败，盛装我们这些凋零破败，散落于巷子任何角落、任何院落、危墙之下甚至危墙之上、扎堆或者不扎堆的溃兵。我和康丫穿过他们，我拖着我的整条左腿，走得恰似一名刚去过势的太监。

溃军不如寇，流兵即为贼。无衣无食，则立刻陷进求衣求食的怪圈。全军尽墨四周后，我和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我们，流落到这座滇边小镇。惯例是把我们的溃兵交给地方，惯例又是地方把我们这样的流兵交给老天爷，所以我们求衣求食时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穿老天爷。

我们所经过的大部分人两眼漠然且茫然，把自己的伤肢架得横断整条巷子，用所有的生气给别人制造最后一点儿麻烦，在被人碰到时再呼痛和叫嚣——相比之下我的死样活气都可算生机盎然。少数是扎堆的，在虚无中振作起一种全无方向的努力。不辣便是这样的一位。

一摊人踞坐于巷子中心的路上，完全堵塞了交通。用“摊”来计算，是因为

他们大多数坐都没得坐相。他们的激愤通常始于口水也终于口水，一口浓郁湘南腔的不辣是其中最大的一泡口水。他油滑时亦显得激愤，激愤时亦带着油滑，他浑浑噩噩但永远带种纯真的愤怒，他还有种来自乡野的原始的生命力，凭这个，虽然只是区区一个上等兵，他却时常在一群听天由命的兵油子里占到先机。

“……肚子饿了要跟我们喊，我们饿了跟哪个喊？老天爷？”那家伙对着巷子之上的苍穹庄严缓慢地比出一个蔑视的手势，“扯卵蛋。他听不到，要是听得到看得到，刚刚这一下我就被雷劈死了。”他揭开了他的谜底，“要跟听得见的喊。”

我被挡住了，觉得有必要干预一下，“不辣？”

不辣回头，看着我用手指在颈下划过，这举动提醒的意思远多过警告，一摊人因此安静下来，但安静中来自我腹中一声低鸣把所有提醒和警告全部出卖了。

不辣油滑上脸，开始涎笑，“军官老爷也没得呷！跟他们喊有条卵用！要跟有呷的喊！跟县太爷喊！”

“随便。”我哼唧着，低着头从人群中刚腾出的过道中挤过。我身后的康丫在向不辣索要针线，“有针线的没？”

不辣拔给他一根头发。

我和康丫进入了我们的地盘，一个比较开阔的天井，在这陋巷中它算一片不小的甚至是最大的空地，在这里扎堆和展览伤口的人远不如外边的多，因为无所事事和愤怒都要求起码的观众。这里孤魂野鬼般游荡的人大部分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有关系的只是聚集在一堆废材和垃圾旁边的郝兽医、豆饼、要麻、蛇屁股几个。我和康丫本该径直走向他们，但天井进口的迷龙则是我和康丫这两名尉官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存在。

白山黑水之人迷龙，上等兵，他有一张竹躺椅，顺便守候着他身后的仓库和一个“童叟无欺，概不赊欠”的牌子。他正和他的亲信羊蛋子在躺椅边的一张小凳上掷骰子赌博。赌注很好笑，谁输了谁就被对方在屁股上踢一记。迷龙占尽便宜，十有七八是他赢，而羊蛋子就算赢了也只敢轻轻来一下，迷龙则不怎么喜欢节省自己的力气。从外表无法看出迷龙只是个上等兵，因为这货穿了件并不合体的校官服，为图凉快又撕去了袖子，下身是条轻纱纺绸裤子，加上裸露的虬结的肌肉，看起来像个刚干了一大票的土匪暴发户。他赢舒服了就给自己扇两扇子，顺便吃一片羊蛋子早给他切好的西瓜。少尉李乌拉在旁边怯怯地欲言，但总被迷龙例不虚发地向后一肘子捅回。

对同样身为军官的我来说，这场面叫人气结，但显然有更多事更值得人气结，于是我拖着腿径直瘸向属于我的那群。

上天有饥馑，我们有教育。我受过教育。不是吹牛，不辣那样咋呼只能分到

一颗铁花生米，我们这些有教育又有军纪的，则成立了觅食小组，一群人觅食好过一个人觅食，反过来说，一群人挨饿总好过一个人挨饿。日军把我们打散了，食物把我们重新聚合在一起。我是这个组的副组长，他们是我的组员。

郝兽医在为蛇屁股检查他胳膊上的一块溃烂，他是望闻问切加摸心脏看舌头，主观加客观地乱用，可以说他用尽一切在无器械情况下能用的诊疗手段，但没有任何治疗手段。老头子五十六岁，或者说，才五十六岁，就被我们不客气地称为“老头子”和“老不死”。他是我们中唯一的医生，没人知道他算医官还是算医兵。做老百姓时匆匆赶往战场救助伤兵，然后被伤兵裹挟进溃军大潮，套件军装，便成军医。他的医术很怪，三分之一中医加三分之一西医，加三分之一久病成医。他从没治好过任何人，所以我们叫他兽医。

蛇屁股及旁边在等待的两位候诊者也只是在打发时间。他们希望得到治疗的心愿是虔诚的，但对眼前这位医生他们是不信的。

蛇屁股后腰上横挎着把菜刀，脖子上挂了根绳子，绳子上串着蛇牙，牙的主人早进他肚子啦，而这玩意儿被他当驱邪之物留了下来。广东佬蛇屁股为人所知的东西只有三件：一、他打过淞沪之战，老兵；二、附近能找到的蛇已经被他吃光了；三、他把菜刀放在身上，因为他爱做饭，因为放别地儿就会被摸走，因为没饭可做的时候菜刀可用于自卫。

豆饼瞪着眼睛被几个人围在中间，他在做实验小白鼠。他要从麻手上的一把草中择出一些，一根根嚼，千万别以为他无聊，他真指望那能充饥，只是从表情上看他也在怀疑人能把这当成食物。这是个十九岁的河南佬，五年前他下地割麦子，被某连长征做马弁，开始生平第一次远足，至今没能结束。他所到的任何地方都是从没到过的地方。

要麻在观察，表情随着豆饼表情的变幻而变幻。尽管他仍坚挺着给豆饼以鼓励的表情，但如果不是那两位旁观者抱着一种“反正不是我吃”的心态，仍在给他手上加入新的草本植物，他可能早已中断了这项研究。川兵要麻和湘军不辣是磕头换帖的弟兄，但要麻远比不辣来得谨慎，所以不辣在外边叫嚣而他在这里吃草，所以不是他吃而是豆饼吃，所以他是下士而不辣是上等兵。

我屁股后的康丫开始他的新一轮索取，“有火的没？”

他问的是郝兽医，郝兽医掏出一个布包，里边妥帖地放着干燥的火柴和其他什物。康丫有了火，叼上了烟屁股，开始在身上摸索从我衣服上拽走的扣子。康丫是这个山西佬的真名，我们热爱这个名字，因为它比绰号更难听。算命的说他若叫男儿名会活不过三十岁，但换了名后康丫坚信自己活不过二十五岁，他今年二十五岁。他这回问对了人，郝兽医治不了人，可总在收集别人也许用得上的什物。

康丫执著地继续着他二十五岁人生的没完没了，“有针线的没？”

郝兽医收好一个包，打开另一个包。这包里是针头线尾，甚至被老头儿细心地分了好几种型号和颜色。康丫属于那种没得给不会生气，有得给不会言谢的主。我撇开了他的屁股，打算挤在郝兽医和蛇屁股中间坐下。

迷龙在鬼叫：“我整死你！”他那边发生了一件小事：迷龙终于不耐烦李乌拉的磨叽，在一声暴骂中转过身来，用肘弯夹住了李乌拉的脖子，在他后脑上狠捶了两下，并且还没忘了对羊蛋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派，“啥玩意儿嘛？苍蝇？——不玩了，你去搬货。”

羊蛋子屁都没得一个就去了，迷龙对他的统御力是拳头上的也是物质上的。迷龙放开了手，李乌拉直挺挺地躺下。迷龙回到自己的躺椅上，李乌拉扶着墙蹒跚出去。

这只是小事，我继续坐实我的屁股，而郝兽医帮康丫找到了他要的针线。

我们尽量不看迷龙，但我们又没法不看迷龙。东北佬迷龙和东北佬李乌拉是有宿怨的，好像是李乌拉做排长时虐待过上等兵迷龙，后来又把整个东北排断送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迷龙今昔对比，他是此地三朝元老、黑市老大、赌棍、恶霸，有拳头和罐头、概不赊欠的衣服和食物。尉官和校官们很想恢复尊严，可如果说校尉服可换罐头，我们立成赤身裸体，那只好免谈尊严。好吧，反正迷龙也当我们不存在了，我们确定他不会再起来揍谁时，也就不再关心他了，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跟他换的东西。

康丫脱了衣服光着上身，但穿针引线的本事欠奉，他开始跟我磨叽，“帮我缝吧？”

“缝你那嘴。”我说。

但是自有人帮他缝。郝兽医把衣服拿了过去，熟练地穿上了线开始缝扣子。

“今天吃什么？”我向着我们中间最有数的人发问。郝兽医从针线活上抬起眼。“副组长是你。你不知道我会知道？”老头子反问我，然后忍无可忍，发他并不吓人的老威，“你们别玩儿豆饼啦！真当牲口吃的东西人就能吃啊？”

要麻呵呵地乐说：“试试嘛，他不是没事嘛。”豆饼忙不迭地点头，“没事，没事。”但要麻几个总算拍着豆饼，让他吐出那些已经嚼烂了的草本纤维。

我不关心这些，尽管我在东张西望，但其实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只关心在我这副组长不承担太多的情况下我们能有吃的。“组长呢？问组长吃啥。”我问。

蛇屁股指了一个从我的角度不好看到的角落，“唔讲了，个无有用的想煲木头汤给我们吃。”

我转过头看到了我们的组长阿译，他在那个角落里浇他养的一棵花树。在这样的境况中那样细微地浇一棵花树近乎有病，但阿译就在做这件事。阿译，我们中间军装最整洁的一个，如果我是落落寡和，他则干脆是自闭。他浇着那棵花树，

甚至看着一只像他一样和这片灰头土脸格格不入的蝴蝶，似乎那是他全部的世界。忧伤在他身上并不让人同情，因为他的忧伤让人觉得抑郁——他看起来与这世界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并非说他是一种简单的娘娘腔，而是一种更致命的永远无法投入，却又永远飞蛾扑火般的投入。少校阿译，来自锦绣的江南之地，三青团员，某军官特训团成员。别被名牌吓到，他是这儿唯一的校官没错，可也是这里唯一连战场都没上过的青瓜蛋子。听着远远的炮声，一路从老家退到这里。现在他信奉和恪守的那些都已经碎散了，他试图用他并不存在的能力和個人魅力让我们重建信仰。

康丫的问话结束了我悻悻的张望——“有吃的没？”

破旧的军车从收容站外拖泥带水地驶过，喇叭声在做着鼓舞士气的宣读。禅达因为充斥了太多溃兵而正在成为一座混乱的军事化城镇。

“……倭军之三十三师团使用迂回穿插之战术，以两连队兵力攻占拼墙河南北，而我远征之军以寡击众，披肝沥胆，做浴血之战，解救同盟之英吉利军七千余众，夺回记者教士五百余众……”

它所说是四二年四月中的仁安羌之战，第一次滇缅战役中难得的胜仗，但这与我们这些收容站里的弃兵有什么相干呢？

阿译终于开始履行他一个组长的职责，他刷刷地在一块木牌上写字，但用身子把写的字挡了；他写完了我们也看不见，因为他把木牌反着放了。

我们拉了个开小会的架势，看着。我们很不耐烦，大多数人脸上带着“我真是太给你面子了”的表情，这让阿译紧张。他喉头蠕动，眼神有些发散，他求助地看我，而我在眼观鼻，鼻观心。

杜绝热情和永不言信，是我这种人为落拓人生掘就的散兵坑。可阿译没打过仗，只会把自己扔在射界之内，永远神经质的紧张。生活没给他好事，他闭上了眼，偏还说一片光明，因此他的命运非常清晰，就是永远面对我们的否定。

在否定面前阿译几乎连控制语音高低的能力都要欠奉，经常在假声中带出一个失控的尖声，他边说话边用写字的那块白灰在地上做无意义的划拉。连他自己都在摧毁自己的自信。“我军即将大捷！这是肯定的！我在上边的朋友告诉我……”他说。

康丫连挠痒带哼哼，“谁在上边有朋友？”

蛇屁股很高兴地接话茬儿，“上边，上边。天上。死的。”

哈欠来自要麻，几乎看得见喉管，这样夸张的哈欠要表示的绝不是睡意。

阿译，不可否认，他有时很坚强，“……中华铁军、美利坚之盟友、英吉利之盟友……”

蛇屁股开始表演哑剧，扑捉一只盘旋在豆饼头上的并不存在的苍蝇，并且在下手时打得豆饼发出一声惨叫。郝兽医拉蛇屁股坐下，那不是为了阿译，是因为蛇屁股下手太重。

要麻警告蛇屁股，“你不要欺负他。”

蛇屁股反击，但有点儿孱，因为惹要麻，通常都会扑上要麻和今天并不在场的要麻，“只准你欺负他？”

阿译仍然在坚持着，“……铁流……汇成了这个铁流……这个铁流……我肯定这个铁流……”他已经彻底乱了，而最大的打击来自迷龙打天井那边吼过来的一嗓子，“肯定个腚！你打的呀？”

迷龙仍在闭眼纳凉，你光看还真不相信是他喊的。康丫无所谓地在试穿终于有了一颗扣子的衣服，尽管那颗钉在胸前的扣子让他仍敞露着肚脐，军装穿作了短披风。阿译愠怒而又羞惭，但是明摆的事，他惹不起迷龙。我狠命地玩儿着自己的手指头，觉得与我无关，直到郝兽医轻轻推我。他抱怨道：“你是副组长啊。”

也是。我玩着手指头，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直说吃什么好不好啊？”

阿译猛省了，用一种过于猛烈的动作把身后的木牌给端起来正放了，然后直面一众愕然的人们。他现在像个功臣。

木牌上用精致的工笔书写着：白菜猪肉炖粉条。

识字的人，诸如我和郝兽医，已经快窒息了。

半识字的人，诸如康丫只挑自己认得的字念诵，“白——肉——米。”

不识字的人，诸如要麻豆饼蛇屁股，还没有反应，没有我们那种从大脑直击胃腔，再从胃腔倒卷回口腔，整得满嘴生津喉头抽搐的生理反应。

阿译开始扩大攻势，用他的白灰在每一个要素下划着道儿，“白菜——猪肉——炖粉条！今天我们吃这个！——白菜猪肉炖粉条！”

我们怔着，我们愣着，我们被那个一向最没说服力的家伙冲击倒了。

阿译扩大着他难得的战果，“昨天我们吃白水煮菜叶，前天我们吃盐水煮南瓜——但是今天我们吃这个，有肉！有油！有粉条子！因为我们打了大胜仗！因为胜利在望！因为希望就在眼前！因为我们有了……”

他错了，错在又说空话，在这方面没文化的人一向比文化人要反应快。

康丫用了压倒他的音量的音量喊：“我有益！”

阿译在激昂中被呛了一下，“……啊？”

“我弄酱油！”蛇屁股踊跃地卖弄着他的广东腔。

要麻大方地举起了整只手臂，“我找白菜！”

阿译竭力在咳嗽中恢复着，“……等等……”

但要麻是那么的仗义，热烈地捅着被他欺负过的豆饼，以至于豆饼都开始发

声，“我找劈柴。”

现在连我都在茫然四顾我们的组员，这事因为阿译拖沓的语言方式正在成为一个坑。这事有点儿太不成话了，虽然我们惯常把事情做得太不成话。

我试着小心翼翼拿出我的官威，“喂，我说……”

但周围都在回旋爆炸着“我整锅！”“我来搭灶台！”的呼声，哪个都比我响亮多啦。

阿译呻吟道：“你们能不能听我说……”

谁要听他说呀？

“我找碗筷！”“我……我管葱！蒜！大料！”

阿译现在很茫然和失落，他已经沉默，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和郝兽医，这一群中两个他认为在人品上还可资信任的人。我便看郝兽医，唯一一个我觉得在人品上还可资信任的人，“兽医你年纪大，说句公道话……”

郝兽医瞪着我看了一会儿，慢慢举起一只手，“……我有油。”他对着我讶然的神情，老脸有些赭红，“我有油。我真的有油。……没办法。我那儿老多伤员。真没办法。”

我只好回身看着阿译，现在我们发现彼此都不值得信任了，但我的反应快过他，我在他手伸出一半时已经喊将出来：“粉条子！我粉条子！”

阿译很失败，脸憋得通红。现实上损失，大义上找回，是他的人生习惯。“我再说一次，我们得吃白菜猪肉炖粉条，我肯定地说，是因为打了大胜仗，是因为曙光在望，是我们所有袍泽弟兄的光，不是我一个人的光，是因为……”

要麻深谙让生米煮成熟饭的真理，招呼着：“走啦！我大料啊！”他跳起来，并顺便推搡着又在欺负又在照料的豆饼，“抓紧了，劈柴啊！”

每个人嘀咕或者不嘀咕着所包下来的那个微不足道的份额，顿作鸟兽散。郝兽医看见我颇为费劲地起身，拉了我一把，“上我那儿，看看你那条。”

我严重怀疑他只是给自己找个老腿迈得下的台阶，老头子都没脸去看阿译，忙掉身走开。我跟着，眼角的侧光里扫见阿译守着他的木牌，守着一个在瞬间便变了质的梦幻。

小上海佬还在那儿念叨：“……因为二十五年前，今天，我出生了。我今天二十五……”

没人听，那嘀咕就我听见了。我从他身边拖过时拍了拍他，拍出他满腹委屈和痛苦的根源，他悲苦甚至悲愤地抱怨：“猪肉，真的不好弄啊。”

关我什么事呢？我拖着腿跟上郝兽医。别树太高的理想，那叫给自己挖坑。今天阿译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白菜猪肉炖粉条，立刻摔进坑里，还大头朝下——可是那关我什么事呢？

阿译只好守着他的木牌发呆——那是命中注定。

郝兽医的医院很破，是连在破屋子外的一个草棚。破桌子上有些次九流的江湖郎中看了也要拂袖而去的简陋医疗工具，有张架在两条长凳上的竹床，算是手术台，这是此地作为医院的仅有的特质。破屋没有门，可以看到除了地上铺的稻草之外空无一物，但是躺着昏睡的人——那便算住院部吧？

“脱了。”地方很破烂，可声音很权威，也是，总得维护。

我脱了，让裤子掉到脚踝上，露着我一直拖着腿走的原因——装死时被日军捅过的大腿早已溃烂，草草缠上的绷带上不再有血，是脓黄和透明的体液。

郝兽医并未急于检查，而是找了根笤帚进他的住院部。里边很快传来抽人声和郝兽医喝畜牲一样的呵斥，以及呻吟和“王八操的郝兽医”这类有气无力的骂声。

一会儿郝兽医疲倦地出来，放下他的笤帚开始洗手——他倒是尽量注意一个医生应有的细节，哪怕那仅仅能保持一种尊重。

我和我搭在脚踝上的裤子等待着，“你就让他们睡不好吗？”

郝兽医开始忙活我的药，“有几个。睡着啦也就翘辫子啦。”

“老爷爷您别烦啦，人家想翘。”

“人家犯糊涂。清醒的谁想死？烦啦你想死？拉张半死不活的脸，可全世界人死光你也不想死。”

“您瞅着我这条腿能撑到全世界人死光？”

郝兽医不爱斗嘴，他开始检查我的伤势。他脸上有种医生独有的司空见惯的木然，我脸上有种绝症患者独有的木然。

我的救星做了审判，“都烂完了。再不手术就要高位截肢了。”

我在一瞬间打量了那张竹床上的血迹和地上的血迹。床边有个桶，你最好不要想它盛过什么；郝兽医的工具中有锯子，你最好不要想它用来做过什么。所有的血迹斑斑都褪了色，它们不像人身上流出来的。

“手术是什么？”

“手术就是高位截肢。”

我们平静地聊这条腿，像在聊做白菜猪肉炖粉条可能用到的劈柴。

“你上星期就这么说的。一字不差。”

“你上星期也这么答的，一字不差。拖不得也，孟少爷。”

他尽可能地给我换了绷带，裹的是鬼知道有没有用的草药糊糊，旧绷带扔到了一个水桶里，洗干净了还得用。我想着自己的心事，穿上了裤子，系着裤带往外走，我不喜欢这儿。

郝兽医把我叫住，“烦啦，你有钱吗？没钱，有能换东西的东西吗？”

我奇怪地瞧了瞧他，一副“老子一条腿由你造，还敢要钱”的表情，“你要钱？”郝兽医摇头，“东城市场的祁麻子有黑市药，你跟他换点儿磺胺，多少能拖拖。我要有东西早就跟他换了，我这里好几个伤员也缺磺胺。”

那就得了，我转头，说：“我什么也没有。”

郝兽医“嗯哪”了声，只管继续忙他的，到我都出了棚却冷不丁来了一句，“阿译还有只表。”

我就乐了，“他爹留给他的。他爹在日占区做顺民，去上班，被日本人当靶子来着。卡——踏——啪——勾。”

我弹了下自己的额头，那表示日制六点半毫米子弹在人头上找到的进口。阿译他爹从脚踏车上飞跌而下，那发日本子弹在他后脑上找到了出口。我拍了下自己的后脑，嘲笑着，“没招谁，没惹谁，就是有个日本兵想试试刚擦完的枪。”

郝兽医蹲在那儿洗绷带，闷闷地哼道：“嗯哪。”

“嗯哪嗯哪。”我陪他哼着。你能怎么回应呢？

我离开时与一个年轻的少校错肩而过，他的精气神和那满身征尘一看就不属于这里的，他走向郝兽医，但是那关我什么事呢？

我由天井深处出来，天井现在很空，所以我立马就瞧见了阿译和迷龙。

打扇子的羊蛋子不知道干啥去了，迷龙现在独个儿摊在那儿，他无疑注意到了很想接近他的阿译，只是他装没看见以便扩大后者的难堪。

阿译以迷龙为圆心在晃荡，“白菜猪肉炖粉条”的牌子仍在那儿架着，把它变成现实还有一段距离，而阿译手上拿着郝兽医刚提到过的那块表。他像试图接近大灰狼的小白兔。

我拖过去时把阿译的圆轴运动打乱了，他立刻友好地看着我，这种友好是为了表示他与我有关联而与迷龙这种人渣绝无关联，因此他显得有点儿做作。我并不是太介意，因为我无法不看着他手上的那块表，那是我的左腿。

我们都需要被人关注，而阿译抢先向我表示了并不关心的关注，“腿没事吧，烦啦？”

我体味着那种并不关心的关注，回报并不关心的关注，“没事。猪肉好弄吧，阿译？”

阿译立刻被我这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打击给弄得黯然失色，“不好弄。你有办法？”

我反应迅猛地顶回去，“没办法！那帮人渣欺负你的！你就说弄不到！他们太不厚道！”

阿译轻轻叹了口气，注意到我的目光从未稍离过他的表，便把拿表的手缩回

到袖子里。我将目光岔开了那里，但我仍想着那里，“郝兽医让我去换点儿磺胺，我不知道拿什么去换。”

“喔。真不好办。”

因为我俩都罔视对方的痛苦，所以我俩都选择难堪的沉默。我想打晕他把表抢过来，可我们都是军官，是为青年，还算是朋友，似乎昨天还很有知识和抱负。可我只想着我的腿，而阿译只想证明自己，他的自尊已经成为愚蠢。

我立于禅达的西门市集，拿火柴划着脏污的军装，火柴梗和着硫黄磷硝从我身上纷落于地上。我看着对街那个卖红苕粉条的案台。

大部分案台是空的，来往的人也很少。市场很萧条。禅达并不大，其实第一批溃兵拥入才半个月，禅达就被我们吃空了，吃空了存粮也吃空了热情，禅达只好置之不理，而我们成为禅达的恶瘤。

我看着案台，那上边萧瑟到仅有一捆粉条，我就看着那捆粉条。从全连阵亡唯我独存，我就不断告诉自己，孟烦了，你是聪明人，你能活下来，多用脑子总能活下来。你要现实，现实即不再妄想。我是能活下来的。

我拖过去，实施我蓄谋已久的行动，我理直气壮到人们以为我是收地皮税的，理直气壮到似乎我刚在案板上摔了几个本地的硬通货半开。

这样明目张胆的抢劫让摊主过几秒钟后才猛省地大喊出来：“抢东西啦！”

我管他呢。我甚至没有加快步子，在禅达的青石路面上拖着走。要加快我也快不来。

“当兵的又抢东西啦！”他们在我身后吵吵着，很快这个吵吵声就到了我身前，我被推得撞在街墙上。

“光天化日啊！”“揍他妈的！”吵吵声在我身前喧嚣，“你这兵当的，去做日本兵啊！”指责伴着拳头挥起。

我稳住身子，对着拳头昂起头。我的裤子本不牢靠，所以我一拉之下，它直接落到脚踝，伴随几个看热闹女眷的惊叫。

“我是一个军官！一个中尉副连长！一个全连和日本鬼子拼得玉石俱焚的中尉副连长！”

这是有效的，挥起的拳头放下了，捉拿我的人第一时间被我喝得犯了愣怔。

我开始口若悬河慷慨激昂地实行我的计划，“你们在围攻一个军人！不光是军人！还是一个爱国军人！不光是爱国军人，还是打仗的爱国军人！不光是打仗的爱国军人，还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爱国军人！不光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爱国军人，还是和日本鬼子打仗以致重伤的爱国军人！”

他们呆呆地傻傻地看着我，他们很好哄，比豆饼还好哄。我注意到其中有个